



90638

羅山兩王生曰伊曰呂生同懷幼同學長又同
應舉也負笈游豫南書院者四年于茲矣壬辰

季夏重憲來攝南汝光道篆課院中生徒獨偉
視之歲癸巳特開慶榜生兄弟自院赴省試

試竣來院肄業雖報罷不少懈家密邇未嘗歸
視因益偉視之甲午五月重憲奉檄回開封本
任將受代生乃出其先德雲喬先生寤言一

書屬爲弁言上卷七十則語錄似諸儒下卷三

錄畦晤言序

一

十則善譬擬諸子紹而述之兩生術有淵源矣
重憲嘗欲溯流尋源以上窺宋五子門戶手洛
學關學北學三編以求諸先生爲學大旨卒以
世故遷移不能有所窺見及筮仕中州理學名
邦也若孫鍾元理寒石湯潛菴張仲誠耿逸菴
冉蟬菴諸先生之書莫不度而藏之以爲洛學
津逮而親傳洛學者則莫如上蔡謝先生欲尋
洛學當自上蔡語錄始今讀寤言一書獨推尊

今佚去仲
怡師叙是
書時蓋及
見之大旨
詳述後篇
內

上蔡其已得洛學之津逮者乎雖其托譬之處
有近詼詭者而皆有精理蘊其中所謂險奧不
廢樊宗師也汝南爲振古名區東漢諸賢胥萃
于此後學者果宗是書而上溯國初諸先生
由國初諸先生以上溯上蔡謝先生則重熹
所謂溯流尋源以上窺宋五子之門戶者其初
柁端在於是使人才薈蔚以與汝南諸賢後先
輝映顧獨兩生之足偉與

綠畦晤言

二

光緒二十年甲午五月山東海豐吳重熹叙

王雲喬先生寤言叙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夫言非詞章之謂也儒者讀書窮理抱德在躬積之久當發爲文章著爲事業至不得已而託之於言非以言之次於德與功也至無所見而僅僅乎以言見斯其次已王生伊余辛卯科試所取以冠童軍者也以前茅送豫南書院肄業聞生與弟呂奮志下帷寒暑不少輟有志士也秋試來

綠畦晤言

序

三

省以 先德雲樵先生所著寤言兩卷示余讀之其論道之言似老子其寄託之言似蒙莊然言皆有物而非有空虛妄誕之病豈吾所謂不得已而僅僅乎以言見者耶嗟夫先生積學早世所見者僅此寤言數種四明昆季果能上承先志勵學修行將來發爲文章著爲事業當必有由立德以立功者則先生又奚獨僅僅乎以言見乎序先生書因以不朽之業爲二生勵王

生昆季勉乎哉

光緒二十年秋八月督學使者宛平邵松年謹
序

綠畦晤言

序

四

文以載道也非體道於身則不能本其蘊積衍
溢者以敷爲至文嘗見士人學非不博因乏心
得則雖華藻炫耀不過如日及朝榮夕萎已耳
奚足信今傳後乎今讀吾鄉 雲喬先生綠畦
寤言見其砥礪躬修原本經史以渾古之氣攄
名雋之詞其語錄則純粹以精足衍程朱之緒
也其散體多罕譬而喻實準韓蘇之規也德堪
訓俗學足經世是蓋於諸子百家靡不淹貫胸

綠畦晤言

序

五

中故微情奧旨發爲詞章無非載道以出所以
成一家之言而登古作者之堂也獨念 先生
以體用皆備之身不獲大展其抱負惟以著述
自富教育爲樂則是集傳之無窮俾膠庠之士
咸曉然於身心性命之學其有功士林豈淺渺
哉今 先生之令嗣四明農部克承家學早掇
巍科從公之暇將以 先生大著付剞劂氏索
弁言於余自愧學識淺陋莫窺津涯管蠡之見

奚能贊助於高深然學弗能至心嚮往之浣薇
雜誦心悅誠服既切高山景行之慕且恐辜農
部見委之意也遂不憚僭越而爲之序

光緒壬寅重九節鄉晚長社楊佩璋拜書於宣
南廡廬

綠畦晤言

序

六

先君子雲喬公事略

公諱慎餘羅山人性篤孝髫齡從

先大父

元俊公受經暇輒爲講史鑑中之誠節義槩磊
落軒天地者公以是始有向又程其版業曰母
自欺歲終必彙所日錄質諸庭晤同邑龍文圃
先生曰懼以自欺者欺親蹈不孝之罪耳先生
躉之咸豐中髮捻亂起奉

大父母避山中

築砦堡處分井井遠近爭附全活無筭族副戎

綠畦晤言

序

七

蔭堂公遂以起其家賊幕某與公有舊亟稱公
賊致意招延之公堅拒且寄詩諷諭有葵藿知
衛足禽鳥解避色國士重立功擇主必有德豎
子難與謀奚戀升斗食云云某感泣且改悔同
治二年遭 大父喪哀毀骨立擾攘之際殯祭
必如禮事 大母温清篤至數十年如一日

侍湯藥不解衣帶涉時逾月無懈容里有惡少
不能事父母一日遇公歸而泣曰吾媿見王先

生其父喜卽婉乞公寘門下遂改行

今上初卽位舉制科邑人擬以公應公不可曰
吾親老而貧遠遊誰與養家貧貲無出又懼貽
不廉之辱聞者欽服生平論學以謙爲體以有
守爲用最愛謝顯道去矜之說嘗著論以示

綬

等今軼去其旨謂古今多少偉人皆吃虧一矜
字學問事業一涉意氣便不純粹三代下作事
如汾陽講學如明道纔筭去得矜字又謂先生

綠畦語言

八

之去矜顏子之母伐也學者欲克其固蔽之私
絕其虛憍之氣用功必自無欺始世之一得自
矜者皆自欺之念使之也故終身於學常惺惺
如有失焉晚年少事著述有寤歌集四卷綠畦
文集二卷天文筭術一卷輿地詳考二卷歷代
帝王考一卷井田考二卷田賦考一卷朝祭考
一卷古今兵制考二卷讀史觀感集十卷家居

月令一卷家譜傳贊二卷竹籟秋傳奇一卷皆

藏於家今編輯訓誨語錄之類百有一十餘則
自爲二卷仍其名曰綠畦寤言從先志也

男綬芸謹述

綠畦寤言

九

綠畦晤言卷上

羅山王慎餘雲喬

進學之機日躍如也迎而用之其進也沛然
善學者日有變月有異歲益不同時易而學如
故者非學也

德者吾身內物也學者吾身內事也達此物之
謂明體此物之謂誠人莫能貸人莫能阻者吾
之知行

綠畦晤言

一

知欲精行欲勤

貨歸塵器歸肆道歸六經六經學者之塵肆也
欲知道必自六經始

清流之下潔者居焉重任之下勇者任焉君子
慎於所居而不憚於自任

或問孝曰孝難言太上格親其次順親下者能
養親自孝道衰而能養者已上矣

君心者邪正之門嗜欲者小人之緣小人在庭

正士在垆小人在垆正士在庭

聖人協天賢人若天常人戴天不肖之人絕於天絕於天天斯絕之

麟鳳者郊極之瑞也忠直者朝廷之瑞也孝友者家庭之瑞也忠直孝友瑞於麟鳳王者以忠直孝友爲瑞不以麟鳳爲瑞

或曰力田有秋力學亦有秋乎曰有農以穀熟爲秋士以理熟爲秋理熟爲秋秋大於農矣

綠哇晤言

二

農柄在耒士柄在誠柄誠爲耒學以不蕪

學而爲名盜心也仕而爲利賈道也君子不以盜心學不以賈道仕

皇居壯於民塵大道之富猶皇居與美無弗具利歸於上民困於下名藉於始行困於終君子慮民之困也豐義而不豐利慮行之困也崇實而不崇名

讒佞之蔽甚於屏帷徹屏帷不如去讒佞之能

見遠也故讒佞退則端人進忠言人民情達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孔子之軍志也天時不如
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之武經也

小人多欲君子寡欲或曰君子亦有欲乎曰有
小人欲利君子欲仁

雲喬幽居魏生書林曰先生之困足病矣曰何
病哉吾聞之理不達困厥心行不達困厥身身
心困斯爲病矣若境也何足言困也乎

綠畦晤言

三

有善惡斯有好惡有好惡斯有賞罰賞罰當而
後勸懲生勸懲生而後教化成故賞罰者治天
下之大權好惡者治天下之大原

主中國者天地之嫡主外夷者天地之庶庶統
於嫡外統於中蒙古之主爲中國死知大義矣
謂之忠不亦可乎

綬芸案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以同治四
年四月二十四日殉難曹州贈忠親王

德者眾之旗爲天下指揮禮者眾之規爲天下

範圍樹旗懸規眾以天隨

愛其國莫如任賢稱富我者聚斂者也稱強我者武健者也稱壽我者方技者也奉進我者諧媚者也聖明我者面諛者也賢者不爲聚斂不爲武健不爲方技不爲諧媚不爲面諛慎擇而專任之國不慮不治矣書曰任賢勿貳百志惟熙誠哉其言

君子恥三浮言浮名浮食浮戒三欺言浮於行
緣畦晤言

四

則欺人名浮於實則欺身食浮於事則欺君
癰潰傷肌眾潰傷民全肌者消毒於未成全民者弭患於無形

一甌之粥不足以果腹一壟之瓦不足以庇身
一節之善不足以及人君子居鄉閭則道學欲其明居朝廷則政刑欲其平政刑平而人匡以生道學明而人曲以成斯之謂大德

事可以問心而後可以問世心不愧於暗室而

後不愧於大廷行不求悅於小人而後不見棄於君子身不求徇乎時好而後不重悖於古人溫語感人不如實惠盛德浸人勝於濃醪酌於無形使人心醉詩曰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醉德也

選舉之失在標榜制科之失在揣摩卓識之下乃有眞士惟取者審焉

黷貨者敝其民黷武者敝其軍黷刑者敝其法緣哇晤言
五
敝而救之漑枯株而求甦也殖者鮮矣

相之稱繫以士爲達道也士之稱繫以相爲求志也爾室非隘民物環待宇宙之大在吾性內民瘼者士心之疴癢世道者士躬之仔肩淡泊之中經濟儲焉孟子曰居仁由義大人事情備小儒聞大學如企天語大學嗤爲顛帖嗶勦襲以爲賢士之稱固有未副已

任郡邑者謂之知土地知其曠戶口知其耗賦

役知其繁財用知其匱胥吏知其猾訟獄知其
寃野處之士知其秀七知備而後爲循吏

文運士風歸學使命重以欽任重以督隆之也
名益隆副益難任益隆勝益艱

覃恩不及武偃武之心也典試統於文右文之
義也

一世親二世郡親親之殺也聖裔公賢裔侯尊
賢之等也等殺明而騎倍之過鮮

綠畦晤言

綬芸案 通考崇德元年定王公以下爵九
等封宗室一等和碩親王二等多羅郡王次
多羅貝勒次固山貝子次鎮國公輔國公鎮
國將軍輔國將軍奉國將軍又康熙二十九
年 上諭王等襲爵惟軍功勳舊諸王例
應世襲罔替其餘恩封諸王襲爵時例應以
次遞降蓋承恩封爵宜有親疏之別若不限
以等差則國家延祚奕世王爵愈積愈多既
不免於冗濫且與勳多世及者無所區別亦
非所以昭獎勸此展親之恩不得不示之節
制也 云云

親火亡寒親賢亡亂賢之神於治也猶火之神
於冬也暫失焉寒中之賢之於國也暫疎焉亂

叢之與賢共國國必昌與賢同事事不龐百雉
之城不如一賢之衛也萬夫野戰不如一賢之
廟謀也多士走趨不如一賢之坐治也聖主知
賢之可親故屈已而下之傾心而任之小賢小
益大賢大益

人能潔已而後能愛人廉者仁之助也貪者忍
之漸也小人不廉奪其鄰君子不廉剝其民祿
者爲君子養廉者也而有養廉而不廉者何也

綠畦晤言

七

楊山人死雲喬弔之人曰其子幼孤盍已焉曰
固所以弔其幼孤也吾惡夫生相與而死相遺
者奈何蔑孤幼也與

攝螢而背月明幾何矣齧骨而舍肉味幾何矣
爭小利而棄舊好益幾何矣

事之可否於心決之取之而心坦然者理之可
取者也取之而心慙然者必理所不可取者也
爲之而心坦然者理之可爲者也爲之而心慙

然者必理所不可爲者也。恧然者何？良心之發露而已。人不子其心以恧然，則貪戾化。

惡莫甚於明知而故縱，知其不可取而取之，無不可取者矣。知其不可爲而爲之，無不敢爲者矣。大貪大奸成於誤者少，縱於故者多。小竊鉞而大竊國弱爲盜而強爲寇，觀其細而知其大見其始，可以料其終。凡誤可原而故不可恕。

愚者之心必有明幾，惡人之心必有善幾。幾者綠畦晤言
八
機也。機之可轉者也。轉暗爲明，轉惡爲善，貴爭之於此，此而不爭，不可救已。

小人之言可聽而不可行，小人之貌可愛而不可親，故言貌之誤人也眾。

學猶耕也。耕而不熟者有矣，未有不耕而熟者也。學而不成者有矣，未有不學而成者也。

或問吏治曰：治以五務，振士風，理民事，舒民困，厚民俗，防民姦，五者吏治之所務也。曰：士風何

以振曰慎考課杜奔競厚餼廩優獎而禮下之
則士風振矣勸農桑做游惰治汙萊修水利而
民事興矣懲猾吏去蠹役抑豪強黜健訟釋疑
獄省株連罷徵求時正供寬逋負時補助而民
困紓矣敦孝悌重名節而民俗厚矣禁奇袤治
僞濫崇樸儉謹關防而民姦戢矣權輕重而布
之度緩急而行之隨地而處之相時而圖之吏
治弗懋者鮮矣

綠畦晤言

九

魏生梓林曰君子何憾曰少知學長有未行一
足憾少知愛長有未逮二足憾人所知已未知
人所能已未能三足憾雖然亦自得乎曰自得
名不盛則易副業不雜則易攻土不廣則易治
稅不多則易供欲不奢則易償又何不自得之
有

口爲言關心爲理鉅富者鍵室吉士鍵口仁人
鍵心鍵口之至言信而可稽鍵心之至理積而

不滲及於充牣待用而不匱

甘井受汲不汲不沸焉懸鉦備考弗考弗鳴焉
明師益友儒林之甘井學府之懸鉦也挹彼注
茲是謂沃心叩寂索聲是謂作謀故善言學者
不遺問問學相表裏也學而弗問其效得半而
其蔽也或背莊而循歧

雨澤之過猶苦其淫況淫刑乎仁者不以刑求
逞於民省所苦也省所苦甘在民矣

綠畦晤言

十

或曰文王百男可謂蕃矣曰豈惟百哉庶民子
來西土猶男矣父母孔邇汝墳猶男矣豈惟百
哉

規無成園而眾園孕於規矩無成方而眾方孕
於矩大人制天下無成心天下之大如方就矩
如園就規故存者神而過者化

大人不自用以用人鯨有石心失其家駒禹有
竹心身得巨肱焉詩曰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

心宣猷考慎其相禹之謂也自有肺腸俾民卒
狂鯨之謂也懲鯨師禹斯賢傑奮而庶績章
良御不策險驥有全足焉投艱而致期猶臨險
而策驥也不蹶者僅矣

履坦戒躓况阪險乎食賦畏噎况咽濇乎高位
厚糈仕路之阪險也小蹉焉顛以踣矣宦味之
濇品也過饕焉噍以厄矣君子位愈高而意愈
下祿愈豐而心愈約推賢而讓能先事而後食
綠哇晤言

十一

故無咎易曰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道因人爲淺深以深課深猶以百鈞加賁育以
深責淺猶以扛鼎責侏儒力不能勝徒竭蹶而
已

好仁而不濟以義燠咻之惠也好義而不本諸
仁俠烈之爲也惟義可以成仁亦惟仁可以精義
河決而萊者若千里桑之可以衣萬戶而課桑
於穀土謬矣溢而漚者數百里渠之可以溉萬

戶而轉民於渴壤乖矣故不察地宜不足以興利

炬之滅以膏竭國之踣以民窮績婦惜餘膏爲養炬也聖王弛餘利爲養民也

善養民者使民自爲養不剝其財民有餘資不煩其役民有餘力王者之民皞皞如也不奪其所養而已

財者民待以生者也民者國恃以立者也民財

綠哇昭言

十三

匱而民心不解者未之有也民心解而國勢不墮者未之有也湯武之興順民心桀紂幽厲匱民財

昔者成湯鑄莊山之金武王立九府之法以贍民用暴主易之民斯踣之矣鹿臺之財纍纍而弗能用也距橋之粟陳陳而不能食也徒歛怨焉

是故貪人之積仁人之資也紂之積以樹怨武

散之以樹德紂失民武得民

色一染者淡而易敗三入焉則渥矣故理驟得而易遺三復而始熟

帝王者以天下爲體德以爲榮教以爲衛榮衛調故四體和德教行斯天下理榮衛所鬱瘡瘍成矣榮衛所滯痠痺生矣德教所壅亂患興矣治亂患者不於其亂也治之修德教所以清亂源也

綠畦晤言

十三

繩能直矩能方匠則庸之敬猶繩義猶矩士則奉之主敬惟一其內也直守義以強其外也方外直內作聖之技

魁象鬼魅而倚斗何也曰會意也文鬼斗爲魁事君者成君爲上成君之大莫如進賢以身事君具臣之勤以賢事君大臣之能舜以禹事禹以益事伊周準之臣道立隆焉

士先行行先孝弟文藝華也躬行實也與其華

勝無如實勝賢者言道而行禮尚潔而處謙大
事不眩也小事不苟也其在家庭也循循然
金與金相融賢與賢相融惟賢致賢一賢升眾
賢附一賢替眾賢沮故一賢爲眾賢招

辨言偉服不足以言士鴻詞博學不足以言儒
吻燥手胝不足以言學學也者知行備本末具
體用合者也

周公致王而心歉於王管仲致霸而心足於霸
綠畦晤言

十四

量之相去若川畝矣故孔子小管仲之器

孔子曰君子不器器矣而又小焉事君也可知
矣

言官者有言責者也避難而攻易巧於塞責也
避強而擊弱巧於沽直也無所避斯爲善矣

不必言而言者齒決之問也當言而不言者闕
度越一邑而後可以爲邑度越一國而後可以
爲國度越乎天下而後可以爲天下

珍木愛潔穢則思萎嘉士愛禮慢則思徙懸金
召士而士厭富列爵待士而士厭貴爲無禮也
君相者民生所託命也意欲良法欲美求利民
而民弗見利者不得其道焉耳

綠畦晤言

卷



增輯三篇

虛受箴

諸子幼雖學病其盈也作虛受箴訓之曰爲學之道必受之以虛舟惟虛故可乘鐘惟虛故可鳴鼎惟虛故可烹勿謂汝聰不虛猶聾勿謂汝明不虛猶矇勿恃汝強奮力方剛倏忽之間精力耗亡勿恃汝幼春華正渥倏忽之間齒危髮禿流光易逝也人生易艾也及時自勉猶有爲

綠畦晤言

五

也時過後悔已無逮也恃年者廢恃學者興恃質者敗恃學者成高明之子弟不如沈潛之子弟誤於所恃也子弟之年靡不富強子弟之質不盡愚濁成者十一不成者十九濟濟同堂多佳子弟及其卒也成者無幾汝質僅中人耳汝年近弱冠矣躬行少有心得乎學問少見實際乎父母生汝冀汝成立持身涉世不辱親乎孝悌者德行之所由宏經史者學識之所由充和

能化爭謙能弭戎讓善諱勞所以保功矜已傲物召敵興鋒大智者不自智也大賢者不自賢也尊容嘉矜以吉終也敦厚寬裕以誠通也古之嘉言宜銘心非徒文藻之資也古之懿行宜篤行非徒故實之爲也得喪者命也守命者分也爲所當爲守所當守受以正也立身者榮之關也敗行者辱之苑也譽我者止我者也毀我者傲我者也忤我者淬厲我者也謂人不已若緣畦晤言

夫

者卽已不若人者也謂已能如人者卽不求如人者也古之賢者以能問不能況人能我不能乎以多問寡況人多我寡乎有焉若亡實焉若虛況本亡本虛乎勉之勉之受之以虛學之道其庶幾乎

誨子

月吉具蔬食誨伊準曰俗朔望有加膳示腆也吾無以示汝示汝以節古者五十始帛七十始

肉庶人無故不食珍士無故不殺犬豕得志曰
釋褐亦曰離蔬未得志曰布衣亦曰藜藿之士
豈盡力不贍與意主於節焉耳天之生人也有
血氣因有心知有心知因有嗜欲嗜欲旣勝奢
靡生焉歲人之常止有此數服食器用揮霍自
由前者耗而後不繼於是乎取諸分外以償之
而貪恡肆矣貪恡旣肆利之所在百計圖之欲
之所馳百計遂之名節有所不必顧清議有所

綠畦晤言

七

不必恤而廉恥忘矣窮則乞憐貢媚徼惠於鄉
閭而奸宄邪慝甚而無所不至達則上攘下剝
而極之苞苴贓詐無所不爲古今辱身賤行蠹
國害民之徒皆不節之由滋其惡而階之厲故
太上無欲其次節欲能節欲而後能處窮能處
窮而後能處富貴國有道不變塞國無道雖死
不變是故可以見可以潛而不可以屈可以竄
可以殺而不可以辱志定於前而操貞於素也

孔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未足與議鄭
夫人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
居恆常不使有餘顏曾大賢而簞瓢自樂藜藿
充如由商不恥緼袍鶉衣百結而政事文學卓
然名世范希文斷齋畫粥三年不厭爲世大儒
其志操皆有大過人者學者與古人通臭味當
法古人之志操飽德之味美踰膏粱令聞之彰
榮於文繡不宜以口體之適累心性之修

綠畦晤言

六

勸學解

擬作

文學諸生聯襪升庭揖先生而言曰坐談者欲
起行修己者欲治人元豹澤霧蔚變是期神龍
浴淵騰躍有時弟子從先生受業於茲惟有歷
年聽徵鼓而就列隨釋菜而序班收威於物之
二官始於雅之三比金華而品貴合玉筍而班
聯香薰班馬寶儷商周見聞殫洽文藻飛流宜
乎優而則仕豈其仕而不優方今皇圖天贊文

運日新鑿璞出玉淘沙汰金鳴鶴占於子和飛
鴉懷以好音所期笙吹萃野筆珥蓬山躡青雲
而起步趨黃閣而彈冠然而三載考績半縮未
通文章憎命少達多窮策數上而不用文再戰
而無功蓋天定者之足以勝人力學者不足以
發身螳雖述而靡懈蠖終屈而難伸學於此其
不足恃乎先生曰居吾語汝夫勝負者軍家之
常得失者身外之事窮經者致用之具入政者

緣畦晤言

九

驗學之方母曰道非實至名歸母曰道迂誠至
斯孚且諸生將學以爲名乎抑學以求眞乎將
如古之學者爲己乎抑如今之學者爲人乎農
之於穡也旣墾而後耕春播而夏耘土瘠而糞
壅壤渴而灌侵非不勤也然而豐歉不齊冶之
於器也採銅於赤薊之山出錫於若耶之源鼓
鑄而風雷應淬厲而水土兼非不勞也然而利
鈍相違士之於學也澡躬雪慮澄濁浣清醞德

釀道溢而爲文默足以容言足以興儲爲人瑞
貢爲國珍固士之常也然而顯晦不可知諸生
知其所當知勿以小挫而滋疑行其所當行勿
以中道而灰心爲學之義在乎反求得焉何喜
失焉何憂可聽者天可盡者人治不以器鈍而
忘鑄農不以歲歉而廢耕且諸生亦聞之乎鈍
椎之末必有鋒銛饑饉之後必有豐年失意之
後得意存焉經曰寡尤寡悔祿在其中天爵聿

綠畦晤言

辛

修人爵斯從諸生俟之而已而胡以躁競爲

男

伊伯伊校字
綬芸仲呂輯註

綠畦晤言卷下

羅山王慎餘雲喬

如氏子九人事陳玄子十年無所遂求之子昭
昭昭昭子曰是烏烏者也北畦之滂有盲鱧焉
鯁而烏烏者尾厥後唯唯乎相屬也盲鱧曰吾
夙禮斗能使若族飛騰眾惑之泳斯泳游斯游
盼風雲而動者有年漁者兒黠奴蠢者也潛伺
之而竿齷如而鉤禿如禿如之曲而逆芒忽如

綠畦晤言

一

綸履繹餌腐鼃踞危碕而擲掄鱧以爲得口實
逐響勇噬噉於喉應手敗眾於焉傍徨則絕潢
矣聞河鯉之龍門求附之鯉曰可視霧起隨我
旣成說而屢蹶不振河鯉曰若銅蔽深矣吾向
者居乎廣泗之淵浴乎清濟之源五百年易骨
五百年蛻鱗用能陵蛟室躐鼈庭奮跡乎滄溟
今若曹溺於恆狃於習質瑣而形猥色沈而氣
晦力不能陟乎冰目不能及於淦欲故態驟革

難矣子伯仲事陳玄也久驟而卽新於我幾何
不爲烏鳥者哉効庸可速冀乎

綬芸案孟子曰古之人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若陳元者無責耳矣然三代上道學未晦一三邪說異端創立門戶聖人之徒起而闢之其智者聞風而知返愚者創痛而知懲悔悟一萌立歸正路無偏無党王道蕩蕩無党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視昔之汨汨於斷港絕潢者已不啻奮跡蒼冥也已乃自世局變遷各師其師各道其道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戕及其身而不悔波及其党而不悟篤信死守已敗露而尙冀倖於然灰者吾不知錮蔽之若何深也是又智出烏鳥下矣

綠畦晤言

二

中丞胡公田雲中獲異鳥錦章重毳蛇頸麟身
龜前而鶴後左右莫能識樊而繫之衢有能指
名者商賚之三年不遇綠畦主人聞之歎曰冤
哉鳥也困於無識者

綬芸案鳳哀鴻歇鵬怨維罹千古賢豪困於無識者多矣又何有於鳥乎雖然金躍于冶羣必以爲不祥使此鳥而自呼其名人亦未必相信矣故君子貴養晦

夏后氏之璜至寶也解人之壑者得之質諸工
工曰夏璜也惜古而不當於時解人固趨時者

也請華諸碁而功就技巧畢具玲瓏然攢英如
纍絲如蟬翼脆有購之者入手輒糜雲喬曰時
固不可趨哉一璜也樸則久華則速做蓋巧則
有加也抑雕琢已甚傷其質者多矣

綬芸案學而巧者傷其性仕而巧者傷其命
太璞不完祇以速做而已矣巧何用哉中庸
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
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

竄汞萃於芳椒流氓萃於德政堯咨方割宣病
蘊隆民不失業政有以濟之也三代以來荒政

綠畦晤言

三

時有然蠲租之惠往往及於官而不及於民賑
濟之恩豪強者專之故有蠲而逋逃者反多有
賑而待斃者益眾

綬芸案州縣通弊凡遇水旱稟報稽遲筭計
上下虛文往返時日催徵愈力藉飽侵挪繼
捏偏災遂希豁免而蠲復之詔則必待儘徵
完竣始貼膳黃鄉下愚民見有詔而不見有
蠲以為不過 朝廷之具文而已烏知實惠
固盡歸於官吏乎又如賑濟之設窮民所沾
者不過十之三四平民所沾者十之二豪民所
專者十之四其尤甚者紳首胥吏惡富奸民
串通朦頷以餉犬豕嘗聞汴令某司粥廠廠
設寺院寺僧聞奉憲委卽餽儀請見比到廠

則乞假粥牌八十號計施粥每人二牌是則日奪四十人之食矣嗣後照牌領粥飼肥豕數十口來春賑畢可賣數百金寺僧擅爲大利噫一省如此他省可知蠲賑如此他政可知孟子日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吾知今日之民之所以報有司已

蓬砂啞金卽能合金鯪鯉致漏卽能塞漏物有以之敗亦有以之成在用之適其材處之當其所日殫虜也爲漢忠臣李勣盜也爲唐名將何常之有故用之非道蓼著或殺人況毒物乎用之有道礮砒固有收其效者矣又何論良藥哉

綠畦晤言

四

東墩之農曰夫西墩之農曰煦受田均而所入西常不逮東遠甚西畝不過三釜東則倍之煦不平曰我非不盡心於禾者奚以嗇於汝夫曰汝非不愛禾汝愛而無所擇焉者也夫子之耕也一種而三耨禾者育之莠者劬之禾於是乎乃加茂矣今子之田桀桀然驕驕然見莠而不見禾而子曾不忍去也蓋病禾也多矣乃咎禾

乎哉

綬芸案除暴安良爲亂世要政養癰貽患終
爲國家之憂炎炎不絕馴至燎原涓涓不塞
流爲江河庚子之變其始不過一二莠民階
之厲也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君子是以
重夫而
賤煦

安樂守製官蓋覆可三十人德安守小之守安
樂者曰余之蓋載之則專車張之則十人不能
舉所覆廣矣獨見少於子耶曰子亦聞大人之
蓋乎昔者堯宅平陽蓋覆四表舜宅蒲阪蓋覆
海隅禹蓋四訖湯蓋九圍文武迭興蔭餘六州

綠哇晤言

五

夷越受庇夫華蓋有形德蓋無形華蓋易量德
蓋無量吾子爲天子守土知蓋之爲蓋不知以
德爲蓋之所覆大而無外也不亦謫乎安樂守
憮然有間躍然而起曰偉哉斯言吾於子得蓋
道焉

扛者龔髡爲人扛走且歌怡怡然忘乎輿之軋
於肩也已而時太息戚戚焉有若疢之結於心
也其扛友怪之曰爾胡怡怡而戚戚曰始吾之

學爲人扛也予室蕭然予體枵然囊無半鈔銜無宿灰盜無所覘於室人無所介於懷扛而出弛而入脫然而無累灑然而自如故自謂無以加吾快而勞忘矣今也不然入吾室缶盈而甕實聯緡屬貫纍纍皆是比隣見妬穿窬睨隙鬼競索食神不妄室不脅於隣而脅於盜能戒於盜而不能戒於鬼終日惴惴心多食減榮失所養神無所凝當寢不酣蓋予之喪予快也蚤矣

綠畦晤言

六

而乃今知之乎扛友曰嘻汝以汝財累汝心耗汝神繫久之將復戕汝生汝何不以約視豐以虛處盈宅汝心於穆清而顧自挫乎則世之大拙也已

靈山高二千仞紆迴鳥道挽藤葛而上者往往而是至巔際曠然而平有神韭盈畦焉隱不數現樵者長泰見之疑必有種之者將剪之一轉瞬已無有駭然歸語施君其椿施曰神瑞也其

生也天地之英日月之精山嶽之靈托於最高
之分滋於清潔之濱千百年而生數十年而成
斯上帝之享用而神明之所歆故常人或過焉
而不識取焉而不能聞此物生有年矣未有能
采焉者今子所見其殆是也乎

江海之濤不風而躍而牛涔不波龍鍾之枝不
風自舞而犢角不搖勢小則無可自競勢大則
足以自張人心之變薄官梗汎法守兢兢盛滿

綠畦晤言

七

之餘遂多驕恣厥操焉存君子位尊不忘恭祿
厚不忘儉寵極不忘危夫貴而思恭則善處貴
者也富而思儉則善處富者也寵而思危則善
居寵者也故可久此之謂持滿

綬芸案勢小無可自競勢大足以自張二句
爲古今權豪痛痲病根王欽若嚴東樓一流
入物原無足責獨怪霍光趙普輩以佐命名
英卒至盛滿見忌豈盡造物惡盈之故哉岸
必突出而後浪激之土
必浮起而後風揚之

發令曰渙汗汗爲心液令自心出猶汗之渙汗

不自知則盜汗也王者無盜汗之令

綬芸案令者所以通上下之情而一貴賤之志者也王者無令則雷霆失其威鐘鼓失其靈大阿倒持而權臣玩弄風草不偃而民俗日歧故令行則汗出而不反令阻則汗閉而為災易曰渙汗其大號言必行也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豈盜汗之謂哉

循園老人治梁蘄欲箕則侈然箕也筥則困然筥也彗則麤然彗也甞翁訪之曰若於梁蘄有術乎曰吾烏知術吾因吾性以治吾藝如梁性

綠畦晤言

八

以治梁梁悉其爲梁吾悉其爲吾無成心無期待心無紛更心性與性遇而機動天隨夫是以捐斤削任吾意造而入於化故夫蘄可彗斯從而彗之非吾強爲彗也蘄可以箕可以筥斯從而箕筥之非吾強而箕強而筥也吾烏知術然吾嘗聞夫術者矣黎有崇師善爲崇其弟子弗能如也里有忤之者謀出崇之師恃能以神先入焉自竄躍而下會里人置巨鑊煮繭墮其中

死爲蝻徒固俟竇外也踉蹌歸而師已斃於家矣由是觀術愈精禍愈烈距善道千里矣術可恃乎哉蹇翁聆此言也終身不敢言術

緩芸案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循園有焉矢人性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黎師有焉

頡利見華人問中國何以治對曰治由多士問士何狀摹狀以對頡利乃製士服被眾酋籍列左右號以士冠裘帶博者盈廷也久之國益削

綠畦晤言

九

憲曰士乃誤我華人難之曰士誤君耶君自誤耳夫士者修於室顯於世成於學達於治傾者匡之使正危者扶之使安度其順逆而轉國於檣翻故明主不喜得連城而喜得國士今君形爲合狀爲取士其表酋其裏求之似不求之真山羊而麟角蜀雞而鳳文土螾而龍鱗可以炫目而不可以饜心可以爲怪而不可以爲靈於以求治所謂切偲息循枯責實者也雖更世

不償矣。頡利於是廢然。如有亡知士者。有眞際
綬芸案問士何狀。摹狀以對。所謂二瞽談天
羣聾評樂者也。然旣瞽旣聾。所說固應爾耳。
而有不瞽不聾而亦妄言妄聽。有相類者。頡
利主其遠焉者也。子聞孔子之訓曰。事君者
勿欺而犯之。彼人君所信與共。
治者尙毋爲摹狀以對也乎。

吳王登姑蘇之臺。慨然曰。壯哉。觀寡人其終有
之子胥曰。大王烏能然。臣聞仁主不自便。以妨
民不自佚。以勞民。故樂久。今大王疲民以逞窮
一人之欲。而忘兆民之艱。曰壯哉。觀烏知壯者。

綠畦晤言

十

觀而病者。民樂者。一王而不樂者。萬億也。王弗
省。越滅吳。燔其臺。人怨王之不聰。而感子胥之
忠也。或謂之姑胥。

酒注曰。酒海。茶注曰。茶海。墨注曰。墨海。器也。而
以海名。以其能受。亦以其有所洩。猶海有尾閭
耳。故入不勝出。則漏卮也。入而不出。則撲滿也。
漏卮難繼。撲滿無終。漏卮不可爲撲滿。亦不可

爲

綬芸案今日之尾閭亦大矣 朝廷歲擲四
千萬金於有出無入之鄉我脂我膏能幾何
哉九重焦灼更迫窮民每聞籌款之章輒歛
歛而不忍下其愛惜民力者至已夫造物最
公道獨厭於中國蠶鯨強族汲汲無厭之求
天道好還終當轉弱為強耳普魯士米利堅
天固與以自立之權也況 國家仁厚數百
年上下同心豈甘為各夷之外府乎漏天可
補我媧皇將
鍊石彌之

蜀山匠之里有神木長枝肥而幼枝瘦匠以其
神且美蔭也未忍伐幼枝夢見曰長枝蔽吾雨
露請除長枝長枝去吾當茂矣匠從而除其長

綠哇晤言

十一

而幼者俄樵悴寢以萎匠因而盡斬之越中樵
青谷亦有神木焉枝長瘦而幼肥樵愛其美而
怵其神也未以樵夢長枝曰吾病在幼枝多土
膏分焉化育奪焉苟無幼必加茂焉能為我剪
幼者當佑汝樵從而翦厥幼未幾長枝亦就枯
樵由是並取之有髯叟者宦於越實蜀人憫然
曰甚哉木之愚也天之生木也殊枝而一本體
判而氣同者也於地各有得於天各有承也風

霜之厲大者捍之和淑之氣小者招之依附焉
而成陰攢簇焉而成林寥寥一枝不足爲嘉植
也久矣二木不念一本之故利於獨而病於分
物未之圖而自相圖戕賊之如不克焉以爲去
所患也不知木則有枝枝則有偶小無大者弱
大無小者孤弱不可以久存孤亦不可以久存
勢相及也乃知殘其類者卽不啻自殘者也滅
其類者猶之乎自滅者也二木不自殘疇得而
緣畦晤言

三

殘之不自滅疇得而滅之以至於盡也

綬芸案兄弟者以天合者也手足同其心股
肱聯其體疾痛疴癢脈息相關聚處洽怡習
焉不覺一經離索感念立增蓋其情出於天
而非人所強爲也嘗憶七齡學讀陳壽書至
南劉北袁兄弟相爭害事慨然問於先君曰
詩云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向謂詩人之以
辭善意也而胡粟布豆其之不相容更有甚
於詩言者乎愛手而剪其足手能無痛乎養
肱而殘其股肱能自全乎意者貧賤則相親
富貴則相賊乎不然鄭莊公唐太宗皆世所
稱豪傑者而顧自託於周公管蔡之事孟子
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不可吾
於學周公者亦云先君憫然作此篇
以示意茲因叙注而追錄其緣起如者

鳩毛毒酷齧口毒甘酷易避而甘難防愚者見善柔則悅聞諂諛則喜大以病其國次以病其家小以病其身中於甘而忘其毒亦齧鼠食牛甘死忘痛者也

綬芸案鳩毛小人之陽者也齧口小人之陰者也知其爲毒而避之不絕之爲愈也見其爲毒而防之不若除之爲快也調停兩可之說最足誤人國家耳故君子之於小人也彼以鳩毛我奮鷹鷂彼以齧口我投豺虎

孔子去魯漁父諷之曰夫子欲用世吾有釣道

綠哇唔言

三

亦願聞乎孔子曰釣道若何漁父曰射之利卜諸鏃釣之利準乎鉤百仞之淵千斤之鮪非不難致也而投餌無幾引之出斯出翹之起斯起取之由我者非人之巧鉤之巧也沒脛之水數寸之鮒非不易求也然垂餌終日若或茹之旋復吐之餌盡綸絕而迄無所得者非魚之智鉤之拙也予之從事魚也蚤矣予童子時嘗臨溪水而浴焉魚隊而出隊而入與予若甚狎者予

心羨紉鍼就之冀倖其一得也而虛而往虛而歸
魚與予未嘗涉焉視他釣者皆投焉而輒獲察
其鉤如蠶尾而卷然予心識其異更爲曲鉤釣
如前不改地不易蚓而茹者無復吐矣今釣已
三十年矣常以曲中始知魚之得繫乎鉤鉤之
用利於曲不利於直列國之諸侯大夫莫非猶
魚者夫子欲有合尙母爲鍼釣矣夫孔子曰善
哉子之說固愛我矣雖然某聞之君子愛人以

緣畦晤言

古

德夫物各有性性各有宜鉤用以釣強爲直則
滅鍼用以刺強爲曲則折鍼之爲質也純剛之
精鍼之爲器也淬鍛而成用之痼疾而腠理和
血氣平施之黼黻而章采煥象服明是則鍼之
能而已矣若夫候要津逐漣淪徼微利於尺寸
之鱗則鉤而曲者之所爲乃欲屈鍼爲鉤反直
爲曲是將乖其性喪其質而歸於折也豈鍼之
願哉漁父聞孔子之言從而謝曰予小人知曲

以求合見不及此也乃今如受鍼砭矣

掬井助海媚海者也哀埴益山媚山者也媚海者海輕之媚山者山薄之太行之峯高三萬七千仞袤延千八百里有奇陽豫陰冀左兗右雍洪水激盪者三盲風駭兩漸靡而消磨者五萬歲如故也西陵之社公或過愛之懼其陵遲餉以西陵之土一簣太行之靈不謝其惠而怒其贅以爲社公小相覲也然後社公赧然無以爲緣畦晤言

五

地怒然無所於歸憬然悔所失之莫知所補至今太行西麓一坏如趾疣者故西陵土也

蠅蚋不避樽俎爲臭在也臭者蠅蚋所均欲也眾所欲難獨專之眾所資難獨擅之專柄無上專利無民擅權誇奪擅利誨爭利可失也民不可失也陳之扶溝多躡鼠善頰裏食官廩歲耗粟三斛官廩饒乎粟者也三斛微乎耗者也令以損於官得猫鬼祀之猫鬼能取彼輸此者也

於是乎崱增粟三千斛令喜奉猫鬼加虔於是乎扶民之亡粟者眾甚而不克聊其生於是乎民不詛猫鬼而詛令令之奉猫鬼也每食必列鼎及詛者眾而令親監烹火列鼎沸猫鬼驚覆鼎令不及避遂爲湯火所糜

綬芸案長國家而務財用必自小人始桑宏羊盧杞王安石皆古今之號爲理財者也乃搜括之擾元氣立傷詛怨頻興人心鼎沸悖入悖出不至於壞亂而不已人主能不爲湯火所糜哉易曰鼎折覆公餗於扶令又何惜焉

綠哇晤言

六

貫胸人二心當胸方寸無所有心系處兩脇下嘗涉海遇颶風泊香港求通商賈舶質劑屢成屢悔賈叱逐之其行也倏東倏西且哭而且笑賈疑其癩扶其左脇拳下已斃蓋貫胸人多心適中其左心焉

果然似饗出滇中犖獸也秦武王載以獵麋鹿起縱果然擊之十不一失果然死別得獸曰猶豫又以獵而猶豫畏麋鹿見之頻首尾顧欲發

仍止者數及發糜鹿之遁者十八九矣識者以是賤猶豫而貴果然

吳鄉人未三十而齒墮痛鉅甚苦其鄉老曰叩齒可已有行之者今七袞而齒能決腊試之墮如故曰妄矣曰砭諸可有醫者施諸數十人應手愈試之墮加劇曰悖矣老者曰齒不復汝有矣夫咎齒乎齒不知其奚由墮也咎墮乎墮不知其奚爲齒也夫齒骨餘也骨腎屬水藏也能

緣畦晤言

七

潤燥宜不枯能藏知宜不滅而獨窮於墮墮者齧也齒齧物而物反齧之齧者克也齒克物而物反克之極則反也木之蠹也腐也穀之蠹也朽也物老則病叢不於其外恆於其中謂之物命君嚮者爭無益以勞形殫私智以鑠精旣壯而獨弱未老而衰瀕譬彼壞木先秋凋零夫固自極也矣然則子身宜早爲朽壞矣夫齒能爲

金剛乎

綬芸案案物老則病叢法積久而弊生也不
於其外恆於其中憂患伏於蕭牆也聖王治
天下禁不私親防不忽微其兢兢業業蓋唯
恐爲木之蠹而穀之蠱也茲於養生得政要
焉

丁公伋就封營邱邑姜誠之曰齊右挾山而左
阻海山居氣燦海居氣浮浮則易肆燦則易橫
左肆右橫處其間者難矣善制國者必度地利
順民情使山有夷行海有恆石若都宅之歸保
伍平野之受井牧所以豫防患也夫環山而制

綠畦晤言

支

邑憑山而爲城而後山眈得所轄絙流而爲防
臨津而爲市而後海毗有所糜政加於深阻教
訖於流民而後獨緣崖壑而不危五尺之童越
潮汐達窮洋而毫末不挫夫國大器也慎厝之
乃可以獲安慎持之乃可以不墜今齊地當徐
兗之阨立新造之基跋扈者伏戎於林莽狡獪
者竊發於津梁法紀疎則爲水陸之跳梁法紀
嚴則爲平原之淵藪萊夷乘之不可謂非國之

巨患也丁公悚然再拜受誠旣之國未視朝命
司空城長山福山旣視朝命虞衡制利津夏津
齊以是迄六國無內寇君子曰邑姜之與十亂
也宜哉一言而定齊國

澁港之水與清港之水滙澁港水曰吾與汝皆
水君以清聞吾獨以澁聞何也曰此世俗之稱
也雖然亦有故焉夫水無不清患喪其眞吾之
出土也决竅於靈山之陰如珠濺如乳迸如布

綠畦晤言

五

懸林擇壤而後行擇坎而後盈擇流而後吞夫
是以更百世而不失吾清聞汝之源亦靈岫也
汝之初同乎清也汝率汝初澁焉何有汝守汝
清澁何以名而出幾時忽不覺其溢焉忽不覺
其濫焉迄於沙渦去靈源遠矣然一二猶湜湜
也而淫焉弗休合汙而同流迄於虎麓則向之
靈源不可知而太近市矣夫流俗鮮識肖物則
神輿論無常稱名則當下流之地眾惡歸焉闐

闔之間穢濁聚焉而汝安之糞溷阮坎之所洩
溝視斥漏之所出而汝受之本然之性情由此
失本然之色味由此變已既澁人亦從而澁之
欲附於清流不可得矣故名者實之表也或澁
或清在物自成曰澁曰清稱物而稱物不自變
誰能變之物不反常誰能強之夫子固先自澁
也人之澁子也亦宜

綏芸案在山水清出山水濁習染之污而非
本源之咎也紂之不善眾惡皆歸君子可不

綠畦晤言

三

慎所
擇乎

桷與櫨同壤問櫨所願櫨曰大成難吾自度質
薄大非所勝也用爲椳桷足矣桷曰椳桷薄筮
葦蕭麤蒸之所能爲也安足許乎櫨曰子何如
桷曰吾非敢言必遂也而私心好之我聞梁棟
不具不可爲明堂柱石不立不可支大厦景山
遷而殷廟成新甫度而閼宮恤材用適得自古
爲嘉某不覲良工斯已若或覲之則於柱石梁

棟間索我乎於是橫幹已盈拱矣榭未能一握
圉人亡其杙將用木取橫焉他日或擊以過杙
見榭亭亭邱壑中謂之曰君抱負非常猶在此
耶榭是時已寢大俯視久之莞爾曰汝任牛杙
乎任馬杙乎夫干霄之質不欲貶其長連抱之
姿不欲貶其大遇之遲蚤有時良木不必與羣
材鬪捷汝獨不聞乎慎進之下始有奇材苟就
之中必無偉器養其質以有待也儲其材以有
緣畦晤言

三

爲也木各有本心又安能於目前爭區區者哉
子往矣母玷邱壑圉人私論曰榭自待良厚時
乎未至乃爲橫杙所譏
眞吾先生舍於靈臺乘元車以游飲空峒酒家
輒大醉忘其歸路禪從客邸中盜劫其元車遂
無復歸意靈臺成廢區焉

緩芸案學問之道在求放心放心旣收則靈
臺有眞吾已

禹居石紐時獲寶鑑文曰瑩波劍曰太白佩以

治水百靈受役以制六合六合皆斷禹終傳啟
啟傳太康世以爲寶太康逸豫羿竊太白少康
興滅過誅澆太白始歸夏之中衰也童謠曰太
白陸離終於有施及履癸嗣是曰桀虐於有施
氏有施不朝伐有施得妹喜焉妹喜旣善媚桀
嬖之命作妬雲妝辭曰鑑不足用也桀曰瑩波
在矣先王之所珍也妹喜曰願得之桀畀之瑩
波而瑩波入塵封光黯黯如塗重髹妹喜怒曰
綠畦晤言

三

何來一片石乃給我遽擲諸地視之已粉碎矣
已太白亦亡不知所歸或曰歸於湯湯聘伊尹
於有莘石室中得之

綬芸案有瑩波則物欲不昏有太白則大權
不落英明之主未有不握此以制天下者然
逸豫恆亡祇畏恆興觀有夏一代之
盛衰而後世人君可以知所法矣

俗有縛笨伯駭雞者草而傅諸棋戴之笠揭長
竿遙睇之儼然人也盜遇之以爲眞驚而遁語
其黨黨人揣其象曰笨伯耳駭雞則可爾我奚

懼哉初盜之避笨伯也人或見之以語縛者也
曰笨伯乃能禦盜聞諸鄰於是鄰方患盜夾祀
而爲兩焉謂其妻曰乃今知所禦矣盜知之人
其室移兩笨伯於牀下罄其室以行旦而後覺
獨二笨伯兀然在重詎曰汝終非人類恃汝禦
盜反爲盜轉移今後不復足用矣人笑之曰笨
伯誠不足用乃其用笨伯者亦一笨伯也

綬芸案世之擁厚兵握重柄龐然大鎮遙睇
之未有不駭而欲走者間以小醜跳梁多殺

綠畦晤言

垂

平人以邀賞遂疑干城可恃倚爲禦侮之才
迨強敵窺籬欲當一面而不可曳兵棄甲坐
失戎機始爽然於若輩之不足
用吁已晚已雖詎之何益哉

桀囚湯於夏臺太丁省焉左右曰除之桀曰舍
之彼爲其父來殺之不祥紂囚西伯於羑里伯
邑考省焉紂執之比干曰彼爲其父來舍之可
以勸孝力爭之紂弗聽竟烹之由此觀之受罪
浮于桀信哉桀猶不絕人之父子紂乃忍之

綬芸案南巢之放所以報太丁之釋也太白
之懸所以復邑考之仇也不然行一不義殺

一不辜而得天下
聖王豈忍爲哉

鉅野令見烏蘆子曰吾勤於治而有劣名廉於財而有貪名平於用法而有酷名內焉而身不加肥外焉而民日加瘠宦途之不解與抑官署有不利與願先生教之烏蘆子曰請觀之令乃與烏蘆登望祿之臺俄而高瞻俄而遠矚澄觀乎庭寢旁周乎庫廩達觀乎唐涂愕然而神驚恍然而色變曰得之矣病在署門令曰闕病乎

綠畦晤言

言

楣病乎棧闌病乎曰病在闕令曰闕可去乎曰闕以限內外奚可去也殺其勢而已夫闕之爲物處下而當要處下則不難自污當要則易與物涉善用闕者有闕而不顯其爲闕制之使方規之使正抑之使卑剡之活措之使淨足以防閑而已今君之有闕也辟焉而莫之制謬焉而莫之規亢焉而不知抑穢焉而不知滌橫處於門而無可融通祥和之氣闕於內而不宣湮鬱

之氣壅於外而不達夫是以官民兩妨君雖自
信如門下之見阻何哉

綬芸案清慎勤居官之要也然必以明爲體
彼勤於治而有劣名廉於財而有貪名平於
用法而有酷名皆不明之故也安得
用闕者能闕闕而不爲闕闕也乎

周生問曰或曰武王伐紂決獄釋囚赭衣受甲
者三千人有之乎曰理或有之曰武王顧能用
囚乎曰理或能之曰囚之爲武用也囚自効力
於武與抑武之借力於囚與曰囚自効之彪虎

綠畦晤言

五

狂噬欲搏者多國主狂虐欲讐者眾武伐紂固
囚之所樂從也曰武無借於囚吾旣識其義矣
禮曰君子不近刑人言人之所共擯也武乃用
罪人何哉曰詩云此宜無罪汝反收之彼宜有
罪汝覆說之書曰屏棄典型囚奴正士紂之虐
非其罪者多矣囚人何足嫌哉且箕子嘗爲奴
矣武不嘗訪之乎奚不可用之有

綬芸案暴主之罪人聖主之功臣也桀以伊
尹畀商紂以箕子貽周用賢則昌不用賢則

亡人主可
不懍哉

要地者物必爭要塗叢車要津叢舟叢車防擠
叢舟防突智者知劇驂不可久居也故引車去
之知瀰濟之難以久泊也故迴舟避之城東南
有大滙焉源畎嘉靡箇廩烏蟬宗之豫章建康
粵東西大江南北驂駢輿輦徒御任負者艤之
有艨艟者喑然乘急流而津處旣纜固猶逮午
及薄昃而人譁告者曰艨艟覆矣曰蚤知之曰

綠畦晤言

美

何哉曰以理測之夫深出則流急涉利則津要
要且急則眾貪而是舟也勢大而任重櫓拙而
檣危勢大則遠撼任重則善沈檣危則當風櫓
拙則易折乘急流而不知退當要津而不知煩
蘆汀幽靜而不知徙強據而力阻走舸旁午鷁
首相值能泰然乎以是知其覆也常生在側曰
善哉斯言物理也通之官箴

附錄

寤寐說

虛靈君有二臣一曰寤精明可任一曰寐惛憤無能爲善迎合上意寐至琴瑟鼓鐘典墳邱索弗娛也水陸珍錯易牙烹調之和弗旨也嘗賜第黑甜鄉春三月日方永上意倦思寐促駕往幸其第還獵於華胥駕旋寤切諫上悟勅寤晝常在側寐非嚮晦毋輒入曰寐悞寡人寤拜稽

綠畦晤言

毛

首曰陛下之福克棄其非五官以下寔嘉賴之他日甫近夜寤退上讓之對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耳上曰嘻今而後知求寐易而求寤難也寡人向昵乎寐寐未嘗厭今偶一近夜欲暫得寤而不能何寤疎而寐親也夫惟寤疎而寐親則幸而得寤求所以無負乎寤者不容已也知其不容已而自勉則雖有寐猶無害也不然卽終夜無寐奚補耶然則不必定求無寐但求無

負夫寤可也

綠哇晤言

男

伊伯伊校字
綬芸仲呂輯註

天





中國書店
書價
1.30